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十二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八 起屠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自赤壁還也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兵凶器戰危事前書鼂錯之言今麾下恃盛壯之

氣忽彊暴之虜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將即亮翻願抑賁育之勇賁音奔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别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雩婁縣屬廬江郡師古曰雩音許于翻婁音力于翻晉地道記雩婁在安豐縣西南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語牛倨翻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

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班志淮陽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水經註曰至下邳睢陵縣入淮師古曰渦音戈又音戹狼音浪湯音徒浪翻

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水經注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西北入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也自芍陂上施水則至合肥肥水又北過壽春縣北入于淮師古曰芍音鵲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操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灊六叛灊六二縣皆屬廬江郡賢曰灊今壽州霍山縣灊音潛

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斬之盪徒朗翻考異曰遼傳無年按繫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東征臨川未濟羣舒蠢動割有灊六乃

俾上將盪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又云陟天柱而南徂故置於此因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守式又翻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夏戶雅翻羨音夷呂範領彭澤太守範傳云範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荊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水經南平郡孱陵縣有油水西北注于江曰油口即劉備立營之處也權以妹

妻備（妻七細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凛凛（恐為所圖也）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說輸芮翻下同）幹以才辯獨步于江淮之間（言江淮人士無能敵其才辯者）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蔣幹字子翼）為曹氏作說客邪（為于偽翻）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處昌呂翻下同）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謂蘇秦張儀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間古莧翻）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格正也掾俞絹翻）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著陟略翻）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朝直遥翻飧蘇昆翻熟食曰飧）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中者正道庸者常道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今宗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檢束也檢柙也概與槩同行下孟翻下同 勉而為之必有疲瘁瘁秦醉翻 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載孔子之言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管仲富擬公室築三歸之臺塞門及坫鏤簋朱紘桓公用之而霸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書堯典曰明明揚仄陋揚舉也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水經註銅爵臺在鄴城西北因城為之高十丈有屋百餘間　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恐時人以凡愚待之也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姦宄逃竄境內肅然濟子禮翻去羌呂翻平心選舉以是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

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少詩照翻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為于偽翻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難乃旦翻後領兖州破降黄巾三十萬衆見六十卷初平三年降戶江翻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沮在呂翻摧破袁紹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梟其二子斬譚見六十四卷十年斬尚見上卷十二

年梟堅堯翻復定劉表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言其將篡也度徒洛翻每用耿耿耿古幸翻毛公曰耿耿猶儆儆也又憂也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為于偽翻皆肝鬲之要也鬲胷鬲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離力智翻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

實禍也（處昌呂翻）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謂孫劉也）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上時掌翻武平陽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賈）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孫之責也（少詩沼翻下同）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因謂之京口）求都督荊州（荊州八郡瑜既以江南四郡給備備又欲兼得江漢間四郡也）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

梟堅堯翻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好呼到翻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謂資之土地使成霸業聚此三人俱在疆埸埸音亦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擥魯敢翻手取也不從不從範瑜之言也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孫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孫方危

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因其敗而圖之是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相事謂相與從事於戰攻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蹙子六翻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復扶又翻下同方今曹操

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言養虎將自遺患）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旰古旦翻晚也朝直遥翻）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江同名處異也據水經註巴丘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岳州也　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

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頼哉自迎其喪于蕪湖（蕪湖縣屬丹陽郡）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

登娶其女為于偽翻長知兩翻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妻七細翻初瑜見友于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長知兩翻數所角翻折而設翻下遐稼翻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醇酒不澆為醇醪滓汁酒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

從之為孫劉爭荊州張本　考異曰肅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恐操不至于是今不取乃分豫章為番陽郡番蒲何翻分長沙為漢昌郡鄱陽今饒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復扶又翻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水經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當塗猶言當路也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

歷覽之不專精也治直之翻

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别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鰲山口即耒陽縣耒盧對翻

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遺于季翻處昌呂翻百官志司隷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選署及衆事别駕從事校部行部則奉引録衆事州牧則改功曹從事爲

治中從事杜佑曰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居中治事主衆曹功曹主選用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善譚者劇論當世事也譚與談同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于諸葛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初蒼梧士燮為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䵋領九真太守䵋胡悔翻又于鄙翻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天下殽亂燮雄據偏州人但知威尊無復知有天子也長知兩翻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朝

廷遣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

好呼到翻著陟略翻帕莫白翻項安世家說頭巾一名幧音𩙏一名帕陸游曰陌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韓文公云以紅陌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

區烏侯翻姓也又虧于翻掾史自賈琮以前皆為交阯刺史未得為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阯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阯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

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為刺史

姓譜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風俗通漢有交阯太守賴先

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書

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隲為交州刺史姓譜晉有步揚食采于步因氏焉番蒲荷翻隲職日翻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内違隲誘而斬之誘音酉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質音致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漢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而已未嘗置官屬也領屬光禄勳未嘗為丞相副也

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淵之族操所自出也付以西征先驅之任以資序未得為征西將軍故以護軍為名倉曹屬高柔諫曰公府倉曹主倉穀事有掾有屬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操舍關中而遠征張魯伐虢取虞之計也蓋欲討超遂而無名先張討魯之埶以速其反然後加兵耳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潼關在弘農華陰縣水經註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

關晉所謂桃林之塞秦所謂楊華是也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晉百官志曰四安起于魏初謂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將軍也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沈約曰奮武將軍始于漢末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門下督督將之居門下者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姓譜齊有國氏世為上卿又鄭七穆子國之後為國氏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將即亮翻下同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在我而不在敵故可

以制勝此未易與常人言也刺七亦翻下同

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即唐之蒲津關　考異曰晃傳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按武帝紀潛遣二將渡蒲阪皆太祖之謀而晃傳云皆晃之策蓋陳氏各欲稱其功美不相顧耳

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斷丁管翻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中竹

仲翻褚左手舉馬鞌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渭口之東即潼關也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復扶又翻詡曰離之而已操

曰解解戶買翻曉也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遂與樊稠交馬語而得以斃稠與曹操交馬語乃以自斃然後知遂之所以遇稠者非用數也若馬超等之疑遂則猶李傕之疑稠耳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重直龍翻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二者皆所以離之也考異曰許褚傳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

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盻之超操乃不敢動按時超不與遂同在彼故疑此說妄也與克日會戰克日者剋定其日也先以輕兵挑之挑徒了翻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犇涼州楊秋犇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缺謂缺而不備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

將之軍也（二將徐晃朱靈也將即亮翻）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之言）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適丁歷翻）一舉可

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當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為精彊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易以豉翻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降戶江翻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既為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仰牛向翻及超等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畜讀曰蓄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　扶風灋正為劉璋軍議校尉軍議校尉使之議軍事蓋

時議必推正之善謀璋能官之而不能用耳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僑寄也寓也鄙薄也邑邑不樂之意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忖度也思也忖寸本翻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為於偽翻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說輸芮翻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曹公之深讎也使疏吏翻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諸將龎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據裴松之註龎羲免璋諸子於難而李異殺趙韙故各恃功欲有外意謂其意欲附外也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黄權諫曰譙周巴記曰劉璋分巴郡墊江已上為巴西郡劉左將軍有驍名曹操表備為左將軍故稱之驍堅堯翻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

卯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廣漢縣屬廣漢郡長知兩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于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瀍正至荆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別駕州之上佐故曰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考異曰韋曜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瀍正皆厚以恩德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備疑未決龎統言於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備表權為車騎將軍故以稱之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

益州户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譎古穴翻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尚書仲虺之言逆取順守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留營司馬掌留營軍事也備

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上時掌翻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遺于季翻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墊音疊涪音浮賢曰涪縣故城今綿州城墊江縣唐之合州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乘繩證翻幔莫半翻幕也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

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卒讀曰猝龎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晉百官志曰四鎮通於柔遠謂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將軍也所將吏士更相之適之往也更工衡翻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

備北到葭萌葭萌縣屬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益昌縣應劭曰葭音家師古曰萌音甿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先主改曰漢壽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據林傳時為五官將功曹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樂音洛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謂留守鄴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

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降戶江翻）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以勸丕不專殺也處昌呂翻）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國淵時統留事上時掌翻）操

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騰詣鄴見上卷十三年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螟　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鄜賊梁興鄜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省師古曰鄜音敷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降戶江翻下同宣諭威信

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治直之翻
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
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
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
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
之長知兩翻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
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鄭泰見用于董卓而欲圖卓者也

月庚戌立皇子熈為濟隂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

敦為東海王時許靖在蜀聞立諸王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濟子禮翻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秣陵屬丹陽郡本金陵也秦始皇改孫權改曰建業後避晉愍帝諱改曰建康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金陵志石頭城去臺城九里南合秦淮水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陸游曰龍灣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墻清涼寺距石頭里餘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宋白曰晉平吳分為二邑自淮水南為秣陵北為建業江表傳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巡經此縣望氣者云金

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據所具存宜為都邑獻帝春秋又載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又據晉書郗隆傳隆為楊州刺史鎮秣陵齊王冏檄令赴討趙王倫隆停檄不下時王邃鎮石頭隆軍西赴邃者甚衆隆遣從事于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奔邃攻殺隆則石頭在牛渚西詳考是事秣陵軍將赴邃欲自牛渚而西勤王也石頭自在牛渚東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說輸芮翻賢曰濡須水名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孫權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佑曰濡須水在歷陽西南百八十里余據濡須水出巢湖在今無為軍北二十五里濡須塢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諸將皆曰上岸擊賊上時掌翻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

騎覘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
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来人
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乆處人臣之
埶者也處昌呂翻下同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樂音洛然處
大臣之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重直用翻乃
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
勲賢曰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户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予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朝直遥翻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記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勞力到翻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叅丞相軍事輒專輒也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傳云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考異曰陳志彧傳曰以憂薨范書彧傳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亦同按彧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盖闕疑也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為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

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論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

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行下孟翻相息亮翻其志葢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

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彊化亂為治治直吏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復扶又翻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兖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盗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盗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

史見論語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太微南蕃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内五諸侯内侍天子不之國也孛蒲内翻

劉備在葭萌龎統言于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

無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卒讀曰猝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即白水關頭也聞數有牋諫璋數所角翻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沈持林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州界謂益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瘁秦醉翻）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

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復扶又翻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懐髙沛責以無禮斬之責其無客主之禮也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此用龎統之中計也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紙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語牛倨翻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十四州司豫冀兗徐青荊楊益梁雍并幽交也復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馮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四月曹操至鄴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近其靳翻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孫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郡燕春秋

之南燕國也賢曰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鈔楚交翻燕于賢翻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樂音洛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鄿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鄿春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立鄿春郡此據吳志書之也鄿音祁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皖縣屬廬江郡賢曰今舒州懷寧縣師古曰皖音胡管翻濟後奉使詣鄴使疏吏翻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丹陽郡已屬孫權濟不得之郡也五月丙申

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毛萇曰赤舄人君之盛屨也釋舄複履也鄭玄曰複下曰舄鄭衆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周禮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衆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縣讀曰懸舞佾之數天子八諸侯六杜預曰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六三十六人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傅隆曰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佾音逸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

十玆矢千玆與盧同黑色也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大雨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重直用翻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梓潼縣屬廣漢郡漢武帝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潼水為名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水經曰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東至廣漢與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註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劉氏道徼外梓潼水即五婦水也同入于墊江即所謂内水也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

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惡烏路翻以問灋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璝姑回翻又胡隈翻冷魯杏翻姓也按本或作泠泠音魯經翻緜竹縣屬廣漢郡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三里懿詣軍降降戶江翻下同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復扶又翻下同夏戶雅翻費父沸翻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

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雒縣屬廣漢郡雒水所出唐為漢州治所）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鴈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鴈故名為鴈橋）軍敗任死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自此以後曹操不書姓而冠以國操三女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為皇后）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為永陽）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郡縣

皆應之惟兾城奉州郡以固守兾縣屬漢陽郡郡及凉州刺史治焉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昻助之復扶又翻凡萬餘人攻兾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别駕閻温出告急於夏矦淵夏矦淵時屯長安外圍數重重直龍翻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温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隴右在西方操在關東故曰東方温向城大呼曰呼火故翻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温兾其改意誘音酉温曰

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降戶江翻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號戶刀翻為於偽翻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氐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氐王千萬畧陽清水氐種也其後是為仇池之先興國城

名

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喪息浪翻假居訝翻休假也求假猶古之請告請急也阜外兄天水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水經註歷城在西縣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為建安城杜佑曰歷城在今同谷郡西七里去仇池九十里宋白曰晉置仇池郡於歷城今為成州阜見叙及其母歔欷悲甚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泣餘聲也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目之視物一出入息之頃則一瞬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背蒲妹翻將即亮翻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

以書弑君也趙盾晉卿趙宣子也左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易以豉翻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咄當沒翻姜叙字伯奕楊阜字義山負罪負也難乃旦翻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不以餘年累汝也累力瑞翻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質音致昂謂

妻異曰據皇甫謐列女傳異士氏女也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為重喪息浪翻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鹵城當在西縣冀縣之間昂奉據祁山以討超水經註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為險固漢水逕其南又曰祁山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余據今西和州長道縣南十里有祁山古來南北二岈有萬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户者此也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譎古穴翻說輸芮翻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

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背父謂馬騰在鄴不顧而反殺君謂殺韋康也背蒲妹翻）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犇張魯（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考異曰楊阜傳云十七年九月武帝紀十八年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十九年正月趙衢等討超超犇漢中按姜敘九月起兵超即應出討超出衢等即應閉門不應至來年正月蓋魏史書捷音到鄴之月耳楊阜傳誤也）魯以超為都講祭酒（魯為五斗米道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都講祭酒者魯使學者都習老子五千文置都講祭酒位次師君）欲妻之以女（妻七細翻）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

能愛人（焉於虔翻）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涼姓茂名）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魏置五曹尚書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自是以後侍中遂以四人為定員）鍾繇為大理（大理漢廷尉之職）王修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漢光祿勲之職）陳羣為御史中丞（時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以中丞為御史臺主）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皦吉了翻行下

（孟翻）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渙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臚陵如翻）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父紀為漢大鴻臚）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事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易以豉翻）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

姦矣下遐稼翻刖音月穿者穿穴隙踰者踰垣墻　夫三千之屬周穆王作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貿易也　今以笞死之瀆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九 起閼逢敦牂盡柔兆涒灘凡三年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凉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叙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比必

寨翻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超敗走韓遂在顯親顯親縣屬漢陽郡班志無之葢光武所置以封竇友賢曰顯親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畧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魏畧曰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百頃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南入蜀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水經註瓦亭水南逕隴西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等羌居之卒讀曰猝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謂遂若捨羌而不救獨擁兵自守則其勢孤救長

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重直用翻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塹七豔翻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復扶又翻罷讀曰疲賊雖衆易與耳易以豉翻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氐王千萬犇馬超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屠直如翻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漢制諸侯王金印赤綬遠遊冠董巴曰遠遊冠制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有展筩横之於前無山述夏

四月旱五月雨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皖户板翻）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收孰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增衆孰古熟字通）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治直之翻）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

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鋭繼之手執枹鼓枹音膚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聞城已抜乃退權拜吕蒙為廬江太守守式又翻還屯尋陽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為巴東郡唐夔州地也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顔生獲之飛呵顔曰呵虎何翻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顔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賔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江陽縣本屬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犍為郡唐為資簡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漢巴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内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者謂之内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水犍居言翻飛定巴西德陽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西德陽縣屬廣漢郡唐遂州地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龎統為流矢所中卒瀍正牋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中竹仲翻卒子恤翻為于偽翻且曰左將軍

從舉兵以来舊恩依依實無薄意葢時人以璋倚備為用備反襲璋議備之薄也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尊門謂璋家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来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内懷於邑數所角翻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並如字又於音烏邑音烏合翻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蜀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恢此時葢為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說輸芮翻下同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怖普布翻

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簡姓也魯有大夫簡叔蜀志曰簡雍姓耿後音訛為簡　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靈帝中平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　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膏古報翻　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降戶江翻　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曹公先加璋振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　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凡城中公

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為南中地宅益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署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晉百官志四平立于喪亂謂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四將軍也軍議校尉灋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麋竺為安漢將軍漢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職參謀議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安漢昭德秉忠

皆備所置將軍號也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長知兩翻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龎羲為司馬龎皮江翻李嚴為犍為太守犍居言翻費觀為巴郡太守費父沸翻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掾俞絹翻廣漢彭羕為益州治中從事羕餘亮翻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

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沈約曰吴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蓋吴所置也水經註蒸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耶薑山東北流過臨蒸縣北東注于湘謂之蒸口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復扶又翻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稽音啟言稽顙服從也降户江翻下同於是董和黄權李嚴等本璋之

所授用也璋以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彭羕璋之所擯棄也羕仕益州不過書佐人毀之於璋髡鉗為徒隸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處昌呂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許靖與弟劭並有高名汝南月旦評二人者為之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主公之稱始於東都改明公稱主公尊事之為主也天下之人不可戶說不可戶戶

而說之也說如字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藏徂浪翻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易以豉翻但當鑄直百錢直百錢一錢直百也杜佑曰蜀鑄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

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都定猶言皆定也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草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調徒弔翻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扶姓禁名帥讀曰率閬水即西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水經註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

過巴郡閬中縣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伺相吏翻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繩鄉移治涪後治雒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為巴西縣唐梓州治郪天寶方改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灋正外統都畿備都成都以蜀郡為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飡千安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灋正太縱橫

橫戶孟翻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事見上卷十四年灋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謂迎備入益州也復扶又翻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法正字孝直少詩沼翻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治直之翻灋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事見九卷高帝元年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下遐稼翻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以亮

等初至為客益州人士則主也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弘大也劉璋暗弱自焉以来焉璋父也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治直吏翻劉備以零陵蔣

琬為廣都長長知兩翻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翻沈醉言為酒所沉滯也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重直用翻言再三加察也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臨菑侯植守鄴少詩照翻考異曰植傳云太祖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云植太和六年薨年四十一按植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誤也操為諸子高選官屬為于偽翻以邢顒

為植家丞顥防閑以禮無所屈橈顥魚容翻防隄也閑闌也防以制水閑以制獸皆禁止之義也橈奴教翻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漢制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楨音貞楨以書諫植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智以料事防以保身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去惡之去羌呂翻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

信吾没世不忘彧為漢尚書令攸為魏尚書令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枹音膚賜支河首在金城河關之西建自以居河上流故以為號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間小月氐之地也故謂之小湟中河西諸羌皆降降戶江翻隴右平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

而殺之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見賢徧翻下同任音壬勝也不任猶言不勝也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以其領兵懼其為變故防之也朝直遙翻下同見賢遍翻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浹即協翻自後不復朝請復扶又翻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妊如林翻孕也累為請不能得為于偽翻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賊人者謂之殘逼言其逼上也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董承誅事

見六十三卷五年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郗丑之翻璽斯氏翻綬音受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華子魚有名稱于時與邴原管寧號三人為三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歆所為乃爾邴原亦為操爵所縻高尚其事獨管寧耳當時頭尾之論蓋以名位言也嗚呼壞音怪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坐徂卧翻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被皮義翻復扶又翻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漢御史大夫三公也故以呼之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下遐稼翻所生二

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　操以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理曹漢公府無之蓋操所置掾俞絹翻）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考覈而窮竟之也）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疾惡也書曰爾毋忿疾于頑）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誘音酉）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猥復重之（復扶又翻下同）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

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魏公操之女也　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武都本白馬氐所居之地武帝開以為郡　氐人塞道塞悉則翻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古合翻又曷閤翻　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陳倉縣屬右扶風唐岐州寶雞縣是大散關在其西南河池縣屬武都郡余據大散關在今鳳州梁泉縣　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

等共斬送韓遂首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　初劉備在荆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數所角翻　權遣使謂備曰使疏吏翻　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孫吳謂孫武吳起也　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復扶又翻　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

於吳會（吳會謂吳地為一都會會讀如字一說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會音工外翻）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樞者門戶所由以運動也言操欲搖動吳蜀而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朝直遙翻）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無面目以立於天下也被皮義翻）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秭歸縣屬南郡唐之歸州）諸

葛亮據南郡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荊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為南平郡亮所據益江南之南郡也備自住孱陵孱應劭音踐師古士連翻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數所角翻好呼到翻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時權署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馬者益中軍司馬也瑾自長史轉中司馬位任益不輕矣瑾渠吝翻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謂延引歲

時也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長知兩翻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降戶江翻下同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益陽縣屬長沙郡應劭曰在益水之陽輿地志今潭州安化縣本漢益陽縣杜佑曰潭州益陽縣漢故城在今縣東宋白曰益陽故城在今益陽縣東八十里其城魯肅所築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

零陵顧譚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郝普字子太郝呼各翻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縣縣讀曰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復扶又翻度徒洛翻下同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此家謂郝普也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為于偽翻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

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考異曰按孫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數所角翻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即謂赤壁之戰也行戶剴翻豈得徒勞無一

墝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墝若潰翻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事並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豫州之衆不當一校校戶教翻計窮慮極志埶摧弱圖欲遠竄謂欲投吳巨也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私獨謂私其一已之所獨也墮讀曰隳好呼到翻下同今已藉手於西州矣謂得益州有以藉手也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荅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考異曰僃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

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入月權已攻合肥葢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耳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班志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吳蜀分荆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郡界夏戶雅翻諸葛瑾每奉使至蜀使疏吏翻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水經註濜水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城因嶠嶺周廻五里東臨峻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峰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東對白馬

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或曰陽平關即今興元百牢關是也杜佑曰陽平關在漢中褒城縣西北張魯欲舉漢中降降戶江翻下同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易以豉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遠于願翻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度徒洛翻少如人意少詩沼翻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沮在呂翻截山者防其追尾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遣大將軍夏

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别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語牛倨翻）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考異曰武帝紀曰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等據關攻之不拔乃引還賊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剽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劉曄傳曰太祖欲還令曄督後諸軍曄策魯可克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魯乃奔走郭頒世語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諶曰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高祚等誤與衛眾遇衛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魏

名臣奏載楊暨表曰武皇帝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天祚大魏魯守自壊因以定之又載董昭表其承涼州以下皆昭表所述必得實今從之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閻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杜濩賨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楯蠻渠帥有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此所謂七姓夷王也其餘戶歲入賨錢口四十故有賨侯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與相拒然後委質質如字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于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下視

興元寶孔道也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鋭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南鄭縣漢中郡治所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光武語岑彭等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

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少詩沼翻治直之翻相息亮翻冠古玩翻將即亮翻下同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考異曰劉曄傳云備雖斬之按備傳云備下公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猶在公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讀曰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七日之間何以遽謂之小定曄蓋窺覘備之守蜀有

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　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都護將軍以盡護諸將而立號光武始以命賈復　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樂音洛　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邉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操以遼典勇鋭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　諸

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比必寐翻）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欲獨出戰也）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犒苦到翻）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陳讀曰陣　呼火故翻）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

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少詩沼翻重直龍翻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號戶高翻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復扶又翻下同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披普靡翻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水經註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張遼覘望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

敵淩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度徒洛翻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親近監官也谷姓也利名也江表傳曰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使權持鞍緩控控即馬鞍上時掌翻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著陟畧翻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幾居希翻怖普布翻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

其淚曰大懟（權懟謝賀齊也）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論語子張問於孔子以孔子之言書諸紳故以答賀齊）九月巴賨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衆來附（賨戚宗翻帥所類翻）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約為巴郡太守皆封列侯（後三人皆為劉備所破）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鈕墨綬皆不食租裴松之曰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十一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降戶江翻下同）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賢曰閬中縣屬巴郡今隆州余據隆州後避唐玄宗諱改為閬

州杜佑曰閬中今閬州城閬音浪 邑萬户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

習鑿齒論曰閻圃諫魯勿王事見六十四卷建安六年而曹公追封之將来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塞悉則翻其此之謂歟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此引前書徐福焦頭爛額事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杖除兩翻干戈不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程銀侯選龐悳皆隨魯降程銀侯選關中部帥也龐悳馬超將也渭南冀城之敗皆奔張魯悳古德字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悳立義將軍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三巴巴東巴西巴郡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宕渠縣本屬巴郡時屬巴西郡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杜佑曰俗號車騎城是也宋白曰宕渠城漢車騎將軍馮緄增脩俗名車騎城師古曰宕音徒浪翻　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

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平難將軍曹氏所置難乃旦翻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樂音洛儼護送至斜谷口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被皮義翻不復自安復扶又翻儼徐諭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

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料音聊量度也理也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率讀曰帥所類翻治直之翻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大營謂操營也將讀如字送也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諭不可以言語諭之使安帖也儼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差初皆翻擇也其餘悉遣東遣之東赴操營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主者主兵籍者也差初皆翻擇

也又初加翻言以等差別異之也別彼列翻分也異也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上時掌翻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分布于行者之間羅列而遮落之也東兵尋至東兵劉柱所將之兵也乃復脅諭復扶又翻并從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　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中尉秦官漢因之至武帝改為執金吾令操復置中尉實則漢執金吾之職也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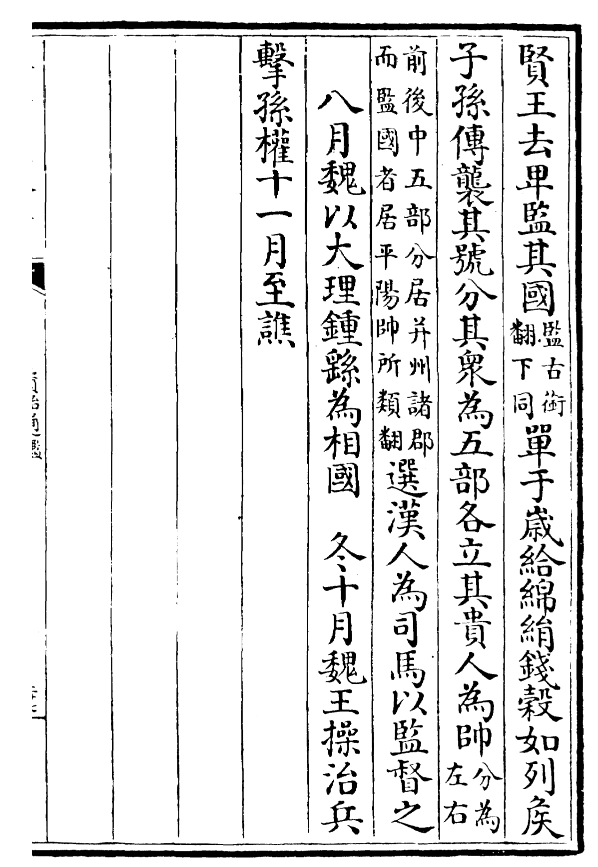
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省悉景翻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好呼到翻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遜以為會當有變意旨不遜操怒收琰付獄髠為徒隷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為徒對賔客虬須直視虬須卷鬚也直視者目不他矚也復扶又翻下同若有所瞋瞋昌真翻怒目也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悦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

為于偽翻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觖有二音音窺瑞翻者望也言有所覬望也音古穴翻者怨望也此當從入聲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死友言其背公而相為死也為于偽翻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覆敷又翻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孟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以玠歷年荷寵荷下可翻剛直忠公為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分扶問翻操曰所以不考欲

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治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朝直遥翻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卒子恤翻治直之翻下同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奕東莞縣屬琅琊國春秋之鄆邑也晉置東莞郡唐密州莒縣即其地也莞姑丸翻獨不事儀儀譖奕出為魏郡太守操既居鄴建安十七年割河内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

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東西部尉此以自相府掾屬補郡為出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左右讀曰佐佑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己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少詩沼翻下遐稼翻焉于虔翻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為丁儀被誅張本朝直遥翻崔琰從弟林從才用翻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避逅耳避下懈翻逅戶茂翻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代郡烏桓單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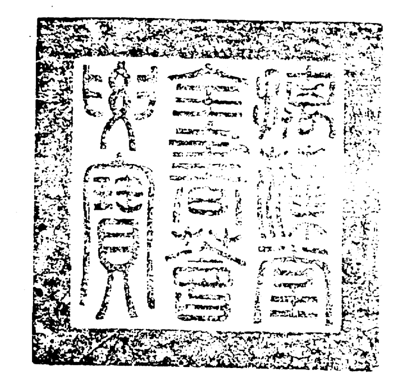
其一曰昔盧其二曰無臣氏其三則未之聞也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為太守漢公府有倉曹有掾有屬主倉穀事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横日久横户孟翻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讋服讋質涉翻初南匈奴久居塞内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即入居塞内與編户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朝直遥翻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



賢王去卑監其國監古銜翻下同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分居并州諸郡而監國者居平陽帥所類翻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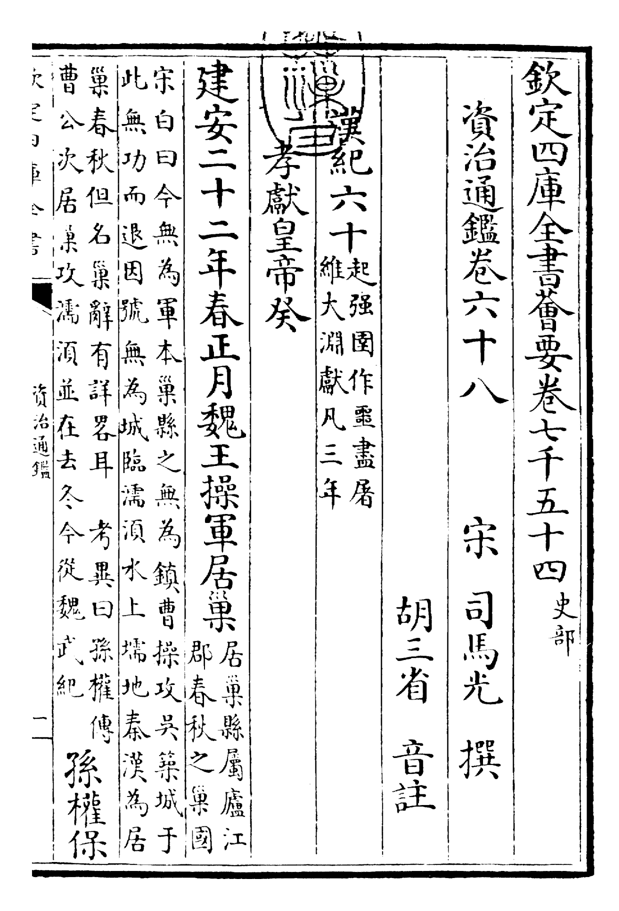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蔣大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十四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六十　起強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凡三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宋白曰今無為軍本巢縣之無為鎮曹操攻吳築城于此無功而退因號無為城臨濡須水上墻地秦漢為居巢春秋但名巢辭有詳畧耳　考異曰孫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並在去冬今從魏武紀孫權保

濡須二月操進攻之孫權所保者十七年所築濡須塢也初右護軍蔣欽屯宣城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及權在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晉志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

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蕭子顯曰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楊徐二州軍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降户江翻使疏吏翻好呼到翻重直龍翻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平虜將軍蓋孫氏創置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寒門言所出微也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樂音洛創初良翻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鬭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周泰字幼平卿為孤兄弟為于偽翻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被皮義翻膚如刻畫孫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周泰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黄祖拒曹公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道從坐才卧翻道讀曰導從才用翻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樂纂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唐紹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劉昫曰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自漢以來北狄之樂總歸鼓吹署余按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吹昌瑞翻於是盛等乃服　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

為御史大夫華戶化翻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董巴輿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御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虡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鍚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鬣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旂十二各隨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邪注鍐亡范翻釳許乙翻鐵孔也鍐馬首飾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

夫人母養昂昂死於穰事見六十二卷建安二年丁夫人哭泣無節操怒而出之以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妻七細翻丕以儀目眇眇者一目小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廙晉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廙逸職翻又羊至翻及丞相主簿楊修數稱臨菑侯植之才數所角翻勸操立以為嗣修彪之子也操以函容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露板不封也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長知兩翻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將即亮翻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顒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掾俞絹翻顒魚容翻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他日操屏人問詡屏必郢翻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屬之欲翻下屬同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

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袁紹父子事見六十四卷六年七年劉表父子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濟子禮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為于偽翻故遂定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漢皇后宮有女侍長御將軍拜太子丕為

五官將故稱之為將軍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藏徂浪翻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遺于季翻長御還具以語操語牛倨翻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不讀曰否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女子之智識有男子不能及者久之臨菑侯植乘車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漢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改具入宮衛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猶可得而出入也若魏制則司馬門惟車駕出乃開耳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以違制命罪植妻則當時蓋禁衣錦繡也衣于既翻

法正說劉備曰說輸芮翻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降戶江翻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

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冠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晉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末又依古典為九州乃令關右盡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涼州雍于用翻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下辨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步見翻又步莧翻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

郎彭城嚴畯代肅畯音悛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為畯喜為于畯偽翻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閑習也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虎威將軍盞孫權置沈約志曹魏置四十號將軍虎威第三十四衆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定威校尉亦權創置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舊惡謂自為舊惡者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為部伍擇取精銳也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

作亂費父沸翻姓也棧士限翻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彊者為兵羸者補戶羸倫為翻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盪徒浪翻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言遜之所在民人皆愁擾也會工外翻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孫權時都秣陵言次謂言論之次猶今云語次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復扶又翻長知兩翻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

典兵督許中事（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為長史典兵督許）時關羽彊盛京兆金禕覩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司直即丞相司直　禕吁韋翻）太醫令吉本（風俗通吉周尹吉甫之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為援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門射必中肩（射食亦翻　中竹仲翻）帳下督扶必奔南城（許昌之南城也）會天明邈等衆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斬之（潁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三月有星孛於東方（孛蒲內翻）曹洪

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斷丁管翻下同）衆議狐疑騎都尉曹休曰（漢武帝置三都尉騎都尉其一也）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情見勢屈宜其走也）休魏王族子也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氐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先悉薦翻掾于絹翻）操美潛治代之功（治直之翻）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

加寬惠(治直吏翻)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將攝之以法(攝持也整也)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埶料之代必復叛(後魏陸侯治高車與潛異世而同轍復扶又翻)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鄢陵縣屬潁川郡驍騎將軍始於漢武帝以命李廣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于建翻漢書作傿師古曰音偃)使討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少詩照翻)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

閣道（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在巴漢之間）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犍居言翻咽音烟）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遂使之代法正）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漢制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靈帝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筭碑載其上尚書奏牘前書年月朔日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

(罪上尚書後書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後繫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秋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戰鎧中數箭(鎧可亥翻中竹仲翻)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桑乾縣屬代郡宋白曰今雲州東至桑乾督帳一百五十里孟康曰乾音干)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不貪斷法平端衆推之為大人)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南陽

吏民苦繇役繇讀曰傜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宛於元翻南陽太守東里袞鄭子産居東里支子以為氏與功曹應余迸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而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音騎執袞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荆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說輸芮翻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將即亮翻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復扶又翻）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數所角翻）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漢中沔陽縣有定軍山北臨沔水據法正傳於定軍興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興勢也今按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遠當從華陽國志　考異曰備傳云於定軍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黄忠傳）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黄忠乘高鼓譟攻之

淵軍大敗斬淵考異曰淵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于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備黃忠法正傳及益州刺史趙顒顒刺益州操所命也淵軍既敗顒亦死顒魚容翻張郃引兵還陽平自廣石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初操東還留襲督漢中軍事師所類翻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陳讀曰陣下同諸將皆受郃節度衆

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来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遮要地名）劉備曰曹公雖来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

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翊軍將軍備所創置也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雷盧對翻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射而亦翻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蹂人九翻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言其膽大能以孤軍亢操大兵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亡逃亡也夏五月操悉引出漢

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武都本白馬氐地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氐散居秦川符氏亂華自此始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黄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更工衡翻質音致操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傲悖悖蒲内翻又蒲沒翻計

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鬬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戰國策曰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刺七亦翻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　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張勃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很山夷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蒯苦怪翻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劉封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備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與達會攻上庸

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上庸縣屬漢中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魏畧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間聚衆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都尉降户江翻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為郡以授儀唐為金州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沔陽縣屬漢中郡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璽斯氏翻綬音受王冠遠遊冠也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左將軍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上時掌翻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

將軍牙門鎮遠皆劉備創置將軍號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馬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鎮遠將軍蓋備所創置宋白曰義陽唐為申州宋為信陽軍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漢官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犍居言翻費父沸翻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少詩照翻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謂陳平韓信自楚而來韓信王而蕭曹侯故曰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言備以一時使忠與羽班而意之輕重則不在此曹操嘗表羽為漢壽亭侯故稱之為君侯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使踈吏翻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為于偽翻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　孫

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魏改漢九江郡為淮南郡）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縣讀曰懸）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驍堅堯翻）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操以龐德自漢中來歸故進號立義將軍）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

迫遂降降戸江翻下同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虚發射必中也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降戸江翻下同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示不屈伏羽謂曰卿兄在漢中魏畧曰德從兄柔在蜀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將即亮翻魏王操聞之曰

吾知于禁三十年操收兵兖州禁即為將何意臨危處難處昌呂翻難乃旦翻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恟許勇翻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别將已在郟下寵為汝南太守操令助曹仁屯樊城郟縣屬潁川郡師古曰郟音夹晉地理志襄城郡復有郟縣蓋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掎居蟻翻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洪河大河也君

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沈持林翻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為一板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重直龍翻外內斷絶羽又遣别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荆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水經注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鄉郡屬荆州

初沛國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此魏相國府之西曹掾也滎陽任覽與諷友善同郡鄭袤袤音茂泰之子也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為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

鄴樂音洛禕吁韋翻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　初丞相主簿楊修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為魏嗣修為漢丞相主簿操官屬也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長知兩翻修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推案也復扶又翻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植乘車行馳道中私開司馬門出既得罪矣曹仁為關羽所圍操欲遣植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益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

當就植處事有闕忖度操意忖寸本翻度徒洛翻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恠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修袁術之甥惡之惡烏路翻乃發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以修豫作答教謂之漏泄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收殺之

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置留府于關中者以備蜀

關中營帥許攸帥所類翻此又一許攸非自袁紹來奔之許攸也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共討彊敵操橫刀於厀厀與膝同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

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復扶又翻）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闡開也大明也）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置捨也）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三十斤為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螫毒

者或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鼷鼠者甘口螫人及鳥獸皆不痛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卒見四斤為石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鐘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鼷音奚莛音廷撞直江翻令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陸渾縣屬弘農郡秦晉遷陸渾之戎于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師古曰渾音胡昆翻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遥應羽羽威震華夏夏戶雅翻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

曰于禁等為水所没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内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驍堅堯翻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令征虜守南郡孫皎時為征虜將軍潘璋住白帝此即甘寧據楚關之計也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為于

偽翻如此何憂於操何頼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在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僵仆謂死也復扶又翻權曰今欲先取徐州自廣陵以北皆徐州之地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曹操審知天下之勢慮此熟矣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守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騁丑郢翻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

憂呂蒙自量吳國之兵力不足北向以爭中原者知車騎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易以豉翻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為于偽翻羽罵其使不許昏使疏吏翻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治直之翻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上時掌翻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南郡謂江陵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露檄欲使羽知之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

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于人（轢郎狄翻）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英雄之士所見畧同蒙所以知其意思深長也）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兵事尚密遜之言雖當蒙之心蒙未敢容易為遜言之易以豉翻）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思相吏翻）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

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復扶又翻下同若
用之當今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
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
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
兵以赴樊果墮蒙計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
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吳與蜀分荊州以湘水為界故置關
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
為左右部大督征虜將軍始於光武以命祭遵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

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將將即亮翻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事見六十六卷建安十五年幾居希翻敗補邁翻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平寇將軍蓋亦曹操所置考沈約志不在四十號之數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括地志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鄾子之國晃既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詭道出偃城之後通為長塹故曰都塹晃

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少詩沼翻而仁隔絶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為于偽翻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消者浸微浸滅之意息者

漸生漸長之意消息數通則城内城外各知安否也晁營廹羽圍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於蒙者欲使兩寇自敝而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數所角翻

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内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為喻也兩馬欲相覊齧既加之銜勒兩不能動矣而欲鬬之氣未衰相對銜持則兩雖跳梁力必自敝上時掌翻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計城中之

糧不足以持久則心懷怖懼也怖普布翻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難乃旦翻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射而亦翻著直畧翻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可拔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此其所以猶豫也魏王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不讀曰否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二人謂曹仁呂常也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

虜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重直龍翻下同）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郟縣縱廣可一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陂于是改曰龍陂）前後遣殷署朱葢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自將之上有羽字文意乃明）晃擊之退走羽圍塹鹿角十

重（重直龍翻）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傳方胡修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吕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䑣中（𦪇居侯翻䑣盧谷翻博雅曰𦪇䑣舟也）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賈音古）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屯候雖被收縛使糜傳無叛心羽猶可得聞知也）糜芳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治直之翻）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權以翻為騎都尉以謗徙丹陽蒙請以自隨時無官爵故稱故官）為書說仁為陳成敗

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仁得書即降降戶江翻下同翻謂蒙曰此譎兵也謂蒙以詭計行兵也譎古穴翻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將如字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覆敷救翻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

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藏徂浪翻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邀當作徼徼幸也難乃旦翻謂與曹仁連兵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求效猶言求自效也或曰巽順其辭以求成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言羽失根本而埶孤奔迸也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于我矣虞度也防也謂度羽不能為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防操則必為操之患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

嚴趙儼之計此戰國策士所謂兩利而俱存之之計也解嚴解所嚴兵不復追羽也是後陸遜敗劉備于峽中收兵而還不復追備計亦出此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數所角翻蒙輒厚遇其使使疏吏翻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訊問也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呂蒙所以禽關羽者推之而已恙金亮翻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

自勝著直畧翻勝音升權呼其字與語潘濬字承明慰諭懇惻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郝普糜芳傅士仁之在吳未有所聞也而潘濬所以自見者與陸遜諸葛瑾班識者當于此而觀人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伷與胄同誘音酉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差初佳翻擇也督將也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母黨故謂之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今人以辦給觀人才何其謬也

吻武粉翻口邊曰吻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為于偽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比至日中比必寐翻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俳優觀一節之驗也俳優人以能諧笑取寵觀其一節足以驗其技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孱士連翻賜錢一億黄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吳録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于西陵即夷陵也唐為峽州夷陵郡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長知兩翻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

等詹姓也周有詹父楚有詹尹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范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崑山縣東北三里有村落名婁縣蓋古婁縣縣治所也峽口西陵峽口也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荊州記曰南郡當陽縣東南有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誘音酉降戶江翻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逕路斷丁管翻十二月璋司馬忠獲羽

及其子平於章鄉水經注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瀋璋禽關羽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斬之遂定荆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全姓琮名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孙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劉備入益州遷璋于公安今為權所得幾居豈翻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為之慘慼治直之翻為于偽翻欲數見其

顏色數所角翻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不然則咄唶咄當沒翻洛也唶子夜翻嘆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為于偽翻下同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家三百家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孫孫與晏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事見六十三卷五年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張言者張大而言之孫普請諸將咨問所宜

無適先對無適先對猶言莫適先對也適音的至張子布秦文表秦松字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駁異也立異議以糾駁衆議之非駁北角翻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後雖勸吾借玄德地事見六十六卷十五年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載周公語魯公之言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鄧禹建策以開光武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赤眉故以肅比之子明少時呂蒙字子明少詩照翻孤謂不辭劇易劇艱也易以豉翻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長知兩翻學

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孫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 謂關羽之強適足為吴之驅除也 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 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以為罪負也 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孫權與于禁乘馬併行 併讀曰並 虞翻呵禁曰汝降虜 降戶江翻 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 抗舉也 權呵止之

孫權之稱藩也魏王操召張遼等諸軍悉還救

樊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為尚書操嫌荆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此漢川謂襄樊上下漢水左右之地也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易以鼓翻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南昌縣屬豫章郡票匹妙翻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朱光為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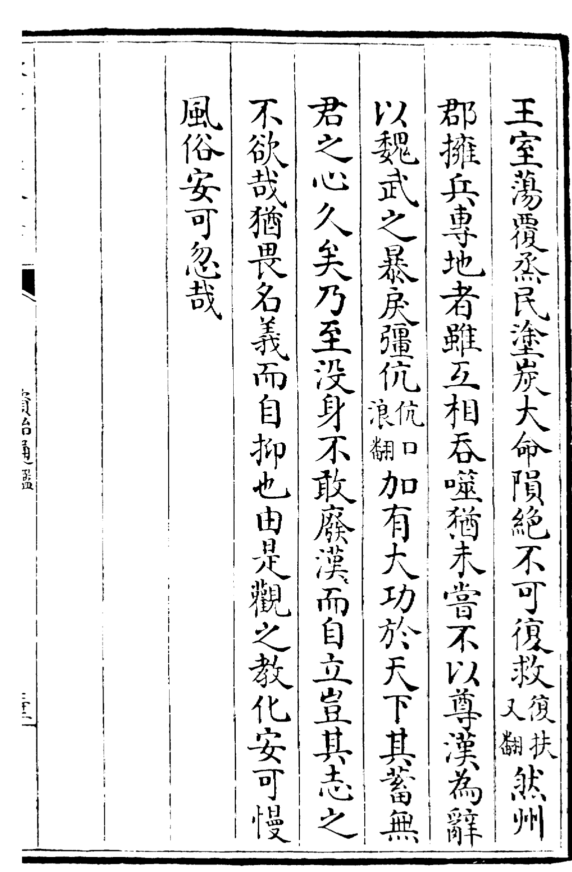
所獲見上卷十九年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著直畧翻蓋言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也然操必以權書示外者正欲以觀衆心耳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注猶屬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復扶又翻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

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校户教翻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遹述也遵也遹音聿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行下孟翻虎賁衛士皆習孝經賁音奔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搢紳謂搢笏垂紳在朝公卿大夫也

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于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嬖卑義翻又必計翻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爭讀曰諍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私論者謂其不得預議于朝而私立論於下以矯朝議之失也是

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治直吏翻）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量音良）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孔安國曰回邪也重直用翻）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難乃旦翻）遂使乘輿播越（乘繩證翻）宗廟丘墟



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絶不可復救復扶又翻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伉口浪翻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